

HUAZHIQINGXILIE

花之情系列

玲瓏著

花都女郎



第1
26

001341514

花都女郎



贵阳学院图书馆



GYXY1341514

黄山书社

皖新登字05号

责任编辑:耕耘
封面设计:丁明

花之情系列

花都女郎

琼瑶 著

黄山书社出版发行

(合肥市金寨路381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芜湖印刷厂印刷

开本:32 印张:8 字数:192千

1994年8月第1版 1994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00001——1,0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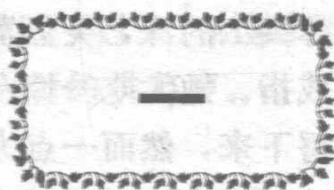
ISBN7—80535—760—9/G·231

定价:5.80元

花都女郎

故事简介

蓝眼睛……生了一个蓝眼睛的孩子。蓝眼——象一颗重磅的炸弹，在人们的惊异中炸开。慌乱、痛苦、颤抖着宋萍的心灵。造孽啊！一场不着边际的飞来横祸，打破了生活的平静，诅咒声，人们的耻笑、冷漠的眼光。良心道德、罪恶、美与丑、恨与爱，一幕幕地展示在人们的面前……一切都是不可思议。这就是人类，这就是人性，这就是生活的本性。



台北天气凉爽，气候温和，洁洁行走在街道上，不知是午餐过足，还是饭菜卫生有问题，忽然间小肚产生痛处，急于方便。或许，这也是一种灾难。

洁洁提着裤子心慌意乱地挨家串户，用几乎哭出来的声音哀求：“阿姨，哪儿有女洗手间？”

“女洗手间？前面不远了。”

回答总是那么冷酷、那么无情、那么无法接近。要是稍为有一点点笑褶，洁洁肯定会进一步恳求：“行行好，让我……上一上洗手间吧，我急得快……快要尿裤子了。”

然而，她终于没有说出这一句话。她只是没命地朝前迅走，甚至不顾一切地小跑了。她知道自己不能奔跑，肚子里的宝贝快要临盆了，倘若一不小心，绊了一跤，摔下去可不得了啊！不过，她实在熬不住，小肚子里面的膀胱似乎膨胀到了极限值，随时都可能爆裂。可是，哪儿有洗手间？

她依稀记得刚才走过的马路都很熟稔，应该有建造得非常漂亮的洗手间，有的洗手间平顶上还摆有一盆盆开得热烈的鸡冠花、凤仙花和太阳花。但是，今天怎么都消失得无踪无影呢？

她又怨又急又恨，穿过一条长长的马路又迎来一条狭狭的小道，奔完一条狭狭的小道又看见一条暗暗的陋巷。喂，这陋巷黑咕隆咚，一面靠着自己……对，自己车间后面的那堵高围墙。记得围墙不远处有一个男人小便池，实在熬不住，就躲到那儿去救救急吧！

她揩了揩额上和鼻尖上的汗，突然发现自己十只手指上都戴着金光闪闪的嵌宝戒指。她大吃一惊：怎么会都戴上呢？要死要死！她想把它们捋下来，然而一点力气都没有，力气全集中到了下面……

终于，她找到了那个小便池，裤子裆里似乎已经湿了一大片。她本来还想观察一番，以吃准小便池围墙里面有没有男人在方便，但紧急的情况使她无法再犹豫，她一个箭步窜了进去，拉下裤子就运气。怪了，怎么一滴尿都流不下来，小肚子却越来越痛、越来越痛。

突然，她肝胆俱裂地看见三四个彪形大汉走进洗手间，她来不及躲避，赶紧拉着裤子。但是这些彪形大汉们一齐发喊：“喔唷！一个女人躲在这儿。来，拉起她。”

“你们要干什么？”洁洁杀猪似地哭喊。

“干什么，陪我们睡觉。”男人铁钳般的大手，立刻将她像小鸡一般提起来，还没有拉上的裤子一下子脱到脚跟。

她在充满野性的轻薄的狂笑中挣扎。

大汉们摸着她的最敏感部位，说：“别扭扭捏捏的，你既肯让外国人玩弄，就不愿跟中国人睡觉？告诉你，你的丈夫阿飞已经知道了这些事，是他要我们来惩罚你的！”

什么，阿飞也知道了？洁洁倏地瘫痪下来，好象整个洗手间跟她一起陷落在地壳的深处。然而，女人的本能促使她作最后的诡辩：“不！我没有跟外国人……不，不，不！”

话音未落，洁洁猛地感到一种钻心裂骨的疼痛，随即，下身一阵火烫火燎地难受……

只听见那些欲施非礼的彪形大汉们一齐惊叫起来：“不好了，她生孩子了！看，果然是一个……哈哈哈哈哈，外国杂种。”

洁洁顾不得羞赧，俯首望去，啊哟，当真是一个碧眼金发的外国婴儿！她顿时昏厥了过去。在她的理智还有一丝游动时，她依稀听到旁人不堪入耳的哄笑声。

“哼，下贱货！”

“你看看，长得不难看，想不到是一个不知廉耻的荡妇！”

“伤风败俗……看她怎么做人！”

污血满地。新生儿挥动着小手臂，烦躁地啼哭……

她绝望地呻吟着，想撑起身子，抛却这个令人诅咒的婴儿，逃离这种无地自容的困境。可惜，她丝毫也不能动弹，四肢似乎被冰凉、滑腻的绳索严严实实地捆绑着。她奇怪绳索怎么会这般滑腻和冰凉？恍惚中，那绳索顿时变成了两条花白相间的巨蟒，紧紧地缠住她，那闪闪发光的网鳞、那丑恶凶狠的小眼睛、那火红细长的舌信……正厮磨在她的云鬓旁边。

她狂叫一声，睁开眼睛，原来是南柯一梦！她仍旧躺在妇产医院的待产室里，屁股下面的床褥显然已经濡湿了一大片，冷冷的，让人难受。她想：我怎么会梦见这种事呢？莫非……

两天以前的一个夜晚，洁洁由奶奶陈老太陪同，去找在产院当护士小姐的杨华珍。一见面，过去的恩情就使彼此之间的感情一下子粘合在一起了。

陈老太拉住杨华珍的手，深情地问：“哟！珍呀，怎么不来看看我？多年不见，你瘦了，老了，哟哟，头发都花白了。”

杨华珍忙不迭地端凳沏茶，嘴里一迭声地埋怨自己：“是啊是啊，我懒得动，简直像半个死人。产院里的工作太忙了，人

手又少，我一回家来就只想躺下来，一躺下来就不想动弹。陈妈，您的身体还硬朗吧？”

“七十八了，快爬进棺材了，说说伤心。”

杨华珍扶住陈老太坐下，也招呼洁洁坐下，说：“想当初您在我家帮佣时脚步多轻快，里里外外一把手。”

“珍啊，现在剩下一张嘴了，惹人嫌哪！”

“谁嫌您，您就住到我这儿来！您对我的大恩大德，我永世难忘。我们是一家人呀！”

“就因为想到这一层，我才老着脸皮来求你哪！”

“什么事，您说一句不就是了？”

“喏，就为她烦心哩！”陈老太朝腆着大肚子的洁洁望了一眼，“洁洁快临产了，我想拜托你照应照应。”

“这还用说？喏，多年不见，洁洁这么大了，几岁啦？”

“唉，才十八岁，就……”陈老太不好意思地说。洁洁很乖巧，趁机左一个姨妈右一个姨妈，叫得杨华珍一口答应。

杨华珍说：“这样吧，明天就让洁洁住进医院，手续我代你们办。如果有人问，你们就说二十五周岁。”

看来，一切都一帆风顺。然而，这残酷的梦幻，难道是无情现实的折射？

洁洁没有拉响床边铃，去评价值夜班的护士来更换床单，只是怔怔地凝视着高悬在窗前的一弯霜月。她脸色灰白，牙齿打战，浑身冒冷汗，嘴巴不由自主地响起游丝一般的抽泣声，一股又咸又涩的液体从眼眶里涌出，渗湿了枕巾。她痛苦、徘徊、忐忑不安，只能在深夜，在万籁俱寂的月光下，才像动物般地低泣几声。

这几声低泣实在是她极端迷惘中的呐喊。

洁洁今年才十八岁，长得并不怎么样，高挑而细长的身材

稍嫌单薄，眼皮是单叶的，自然缺乏古人常形容的剪水秋瞳，但皮肤皙白细嫩，五官也伶巧，颇予人玉质晶莹之感，尤其是她那红润的薄唇，常常含有宜嗔宜喜的热情。

父母都在台南工作，当洁洁还处于襁褓之中时，就让母亲送到奶奶温暖的怀抱里。她从小不但精明能干，而且个性极强，听不得半句有损她自尊心的话儿，也许这正是特殊的生活赋予她的特殊心态。为此，陈老太一直担心着，说她长大以后，若嫁给剽悍精壮的小伙子，包不定屋梁也会吵坍下来。所以，聪明的洁洁暗暗地接受这一忠告，决心挑一个老实巴交的如意郎君，免得两虎相争必有一伤。

如意郎君并不难找，爱神似乎早就安排了一支金矢。他就是隔壁的邻居董阿飞。

阿飞今年二十五岁，长得也不难看，颇长、匀称，有一股青春的朝气，一双大眼睛放射出和善而腼腆的光华。他从小生性忠厚老实，讲起话来从不朝人家直视；走起路来，也总爱靠墙边悄悄地通过。他命运多舛，家道贫困，幼年时母亲背世，后娘的面孔比烧焦的锅底还黑，迫使他备受煎熬。自从十五年以前，他被分配到台北房产部当上一名受人差遣和摆布的小杂工之后，他那沉郁的性格上，又加了一层卑谦的色块。他学不会建筑工人特有的粗犷、直露的语言、不修边幅的举止和豪放不羁的气质，只会裹紧身上的工作服，勤勤恳恳、毫无怨言地给泥水匠们添砖加料。休息时，便和身倒在向阳的屋面角落里，默默地出神地望着变幻的云彩，祈祷上苍能赐给他一个馨香温暖与和谐的小家庭。

生活果然没有嫌弃这全敦厚的年轻人。一个偶尔的机会，使阿飞和洁洁都不约而同地想及了爱情。

那是一个冬季的清晨，天蒙蒙亮，风尖厉地呼啸着，弄堂

口洋铁皮水落管被朔风吹刮得“哐啷”“哐啷”地乱响。洁洁正缩在业已冰凉的被窝里想心事，突然被邻居的“切察切察”的洗汰声音吵得心绪不宁。谁？要冲军杀头去啦？她探出半个身子，撩开床边的小窗帘朝外张望，原来是阿飞弓着腰，挥舞着冻得像两根胡萝卜的膀子，在滴水成冰的寒风中起劲地洗床单。他的脚跟旁，一排溜地摆着大大小小的面盆和脚桶，里面的衣服、被褥、床单堆得像一座座小山，不用说，这些都是他后娘的恩典。

洁洁忍不住披起棉袄，推开小窗，居高临下地同他攀谈：“喂，啊飞，这么早就洗东西，吵得人家不能睡觉。”

“呵，呵，对不住！不早不行啊！这些东西少说也得洗三四个小时哩！”阿飞仰起红扑扑的脸蛋，和颜悦色地回答。

说也怪，平素四目相对时，平淡无味，今天视线交叉竟会爆发出爱的火花。的确，男女之间的爱，往往会在无意之中发生，微妙得只能意会，不能言传；有意识从相处长久的人们中间找寻自己的伴侣，只能得到理智的结合，而偶尔的一瞥，却可以使人发现永久的归宿。

洁洁同情阿飞，同时也深爱他的勤劳质朴。她歪歪嘴，意思指他的后娘，说：“还没起床？”

阿飞朝四周巡视一下，走拢几步，用手兜成一个喇叭，小声地说：“通宵‘麻将’，才睡下。”

“哼，她享福，你吃苦！别洗。”她撺掇着。

“不洗，肯定一顿臭骂，何苦呢？阿飞的力气用不完，现在吃些苦，没什么。洁洁，真的没什么。”

“你呀，太老实了！俗语说，马善被人骑，人善受人欺。”

“唉！”阿飞复又弓下身子，用力搓刷起被单来。

洁洁定定地凝视着这位全弄堂出名的老实人，不禁感慨万

千。那哗哗的水流声、沉闷而有力的搓刷声，似乎是一种神秘的启示。她在竭力回避这种启迪，可又无能为力。她的心猛地剧跳了：难道他憨厚的微笑就是自己爱的寄托和终身的归宿？

她自己也搞不清怎么会冲口而出：“阿飞，今天你休息？”

“嗯。”他头也不抬，左手按住被单，右手握住尼龙板刷有力地刷、刷、刷，手臂的青筋暴绽，头上竟冒出一缕缕热气。

“下午你出去？”

“嗯。”手到之处，肥皂沫像喷泉一样飞溅。

“去约会？”

“嗯。不，我没有女朋友……”他直起了身体，喘了一口粗气，难为情地咕哝一句，活像一个犯了错误的大孩子。

这一句表白，对于玲玲来说，不啻是一声春雷。她接口又问：“你骗人？”

“我……从来不说假话。”

“那你老实交代，下午到哪儿去？”

“上时装商店去看人家讨价还价。”

“喂，我有两张电影票，你去吗？”

“我？”他吃惊地瞪大眼睛，仰起头，半晌说不出话来，肥皂水顺着他的手臂滴到新换上的裤子上也不知道。

其实，洁洁根本就没有电影票，她之所以信口开河地说话，完全掂量到彼此之间的处境：他虽说有个家，却等于没有家；她虽说没有家，却等于有两个家，奶奶宠得她像位骄傲的公主，父母也牵肠挂肚地惦念她。她比他有的是数之不尽的优势！

她见到他这副受宠若惊的神态，满意地笑了：“嘻嘻，发神经了？盯着我看做啥？”

“你真的……跟我看电影？”阿飞半天才回过神来。

“不肯？”她丢给他一个妩媚的眼风。

“肯！肯！”他一个转身，将欢乐全发泄到板刷上，“咿”的一声，因用力过度，板刷竟将旧床单拉开了一道口子。

下午的电影并没有给爱情增添多大的色彩，散场后的谈情说爱却充满了传奇趣味。

走出电影院，阿飞讷讷了半天，才斗胆地问：“洁洁，我们就这样回去啦？”

洁洁奇怪地望了他一眼，反问道：“你准备请我吃晚饭？”

“只要你肯，我什么都愿意！”

“好，我们上台湾饭店好好地开开眼界。你可不能手抖哪！一顿六百元台币。”她有意吓唬他。

阿飞的确经不起恐吓，眼珠子马上变得定定的，说：“这……我们改一改好吗？到小一点的饭店……”

“哼，‘小儿科’。算了，买两碗方便面来骗骗肚皮吧！”

阿飞不高兴了：“你在作弄我吧？”

“木头！替你节约几钿还不好？你口袋里会有多少台币？充其量也只有一张‘黄鱼头’。嘿嘿……”

被洁洁猜中了，阿飞每个月的零花钱确实只有五拾元台币。他憨厚地说：“洁洁，我们从小在一条弄堂里住，什么也瞒不住你。不过，我能吃苦，每天一碗咸菜汤，我也会过得快快乐乐。”

话说到了点子上。

洁洁老练地说：“没钱怕啥，靠两只手去赚呗！我……只要人老实。”

阿飞结结巴巴地表示：“对对，我……好比你两用衫上的一粒纽扣，一切都听你的，好……吗？”

“哼，我又不是你后娘。”洁洁听了正中下怀，便抿嘴粲然一笑。

一般的少女，对爱情有着过高的憧憬，幻想中的爱人像水

雾里的影子，是超现实的、朦胧的、空中楼式的。但洁洁的精明处，正是她能正视客观，面对自我，讲究实惠。

她直截了当地提出：“对于你将来要办的婚事，那个后娘准备拿出多少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你每月的薪水都上缴？”

“嗯。只留伍元零用。”

“好吧！下个月开始，你的薪水由我来保管。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怕了？”

“不。”阿飞胆怯地望着她。

洁洁双颊如火，眼睛里闪出烧灼般的热情，大胆地、执拗地、毫无顾忌地喷射给他。这眼光就像一把火，烧毁了阿根所有的顾忌。他提醒她：“我那个后娘凶呵，吵起架来舌头打滚，可以三天三夜不喝水。”

“哼，怕啥？她要跟我斗法，我马上到警察署去告她是个女赌棍，老赌棍！”

“这样不是要一刀两断了吗？”阿飞苦恼地问。

“喂，你要老娘还是要新娘？”洁洁停住了脚步，目光如炬地审视。

“我……”

“你刚才讲的话是不是放屁？”洁洁一扭身，拔腿就走。

“洁洁！”阿飞慌得上去，忙不迭地说，“我听你的不就是为了吗？”

就这一个夜晚，他俩将什么都谈清了，爱情在临别时出现了喜剧性的定格：在洁洁的暗示下，阿飞斗胆把她拉向了怀里，俯下头去，将自己火烫的嘴唇紧贴在她的眼皮上，吻得她一动

也不动。然后，他的唇滑了下去，沿着她那光滑的面颊，一直落到她同样渴求爱的柔软的唇上。

时间有片刻的停驻。

他俩紧紧地贴着，彼此都感到对方如痴如醉的呼吸声，如梦似幻，不能自持。

从此，阿飞完全倒向洁洁，后娘见他的薪水再也流不进自己的腰包，立刻兴师问罪，要同洁洁拚命。洁洁不动声色，用两个指头点住她，说：“你不要困扁了头，不看一看我是不是一块嫩豆腐？老实告诉你，去摸一摸自己屁股后面的狐狸尾巴长不长！”

“我有啥咯尾巴？阿飞的后娘拍手拍脚地扑上来。

洁洁冷冷一笑，从口袋里摸出一本黑封面小练习本，在雌老虎面前抖了抖，一字一顿地说：“全记在上面，有你每次出去搓麻将的时间！”

后娘一下子僵住了。

“我读几条给你听听。”洁洁翻开一页，其实本子里记的是她的收支帐，但她如数家珍，琅琅上口地宣布，“七月十一，你在小阿姨家搓通宵麻将；七月十六，你躲在家里又搓了四个小时，输赢一千元台币……嘿嘿，你再凶再吵，我就将这本阎王帐送到警察署，让他们抓你进去吃老钵头饭！”

阿飞躲在洁洁的阁楼上，从地板缝往楼下张望，只见后娘煞白着脸，只会噎气抖手。最后，她蹬着脚，恶骂道：“好！好！一刀两断。从今以后，阿飞这个灰孙子再也不许迈进我的房门。”

“可以。现在，请你滚出去！”洁洁一下子变了神色，铁青了脸，厉声命令。

后娘溃不成军，阿飞从此名正言顺地住进了洁洁的小阁楼。

他俩就像两只雄心勃勃的蜘蛛，拚命地编织自己幸福之网，